



上口外

王佐红
樊建民 / 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上口外

王佐红
樊建民

——
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上口外

王佐红
樊建民

◎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大漠孤烟，长河落日，一座关隘，使中华大地有了“口里”和“口外”的称谓。从古到今，有多少黎民百姓和仁人志士跋涉在这条丝绸古道上，躲避灾难、饥荒和战乱，交流文明，勇敢追求人生的幸福和梦想。20世纪以来，以刘和顺这位倔强、精明的西海固汉子为代表的千千万万个口里人，怀揣着先人的故事，铭记着长辈的遗训，携家带口，毅然决然迈向寥廓苍穹下的口外，与各民族兄弟姐妹一道，将青春和热血抛洒在那片深情的土地上，谱写了一曲曲凄楚壮美的人生之歌。

好多年了，刘和顺都没有这么激奋和焦心过，自打确定了本次回老家月儿湾的计划后，就睡不好觉，无论躺到沙发上还是床上，都不容易入眠，晚上无论睡得多迟，都会早早醒来。随着年事渐高，他深知这次回去不同于以往，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再回得去，所以他要携家带口，把家里能走脱的都叫上。近一个月，他一遍遍地在脑海里盘算着这次回去还有什么没计划周全，也担心到跟前了哪个孩子又有啥事走不开。

好不容易，孩子们的时间都安排好了，明天就要起程，他竟然激动得坐立不安，老感觉尿胀，不住地往卫生间跑，每次又尿不出来多少。刚刚，他让老伴张娜把从伊斯法罕购买的藏红花装入八边形金黄色小盒并放进随行包裹后，这才觉得要带的东西全都带上了。躺在床上，他想美美睡上一觉。

这次刚合眼，睡梦就袭来了。梦里他赶着毛驴车去阿拉山口砍梭梭树，已经用手将梭梭树根部的沙土刨开了，只需一下，最多两下，就可以用十字镐砍断，但他的手腕绵软无力，这使他沮丧又焦急。不远处，开着拖拉机的村民用钢丝绳接连扯断了好几棵梭梭树，准备装车回家。他好羡慕啊，想着什么时候自己也能买一台这样的拖拉机，就在这时，不远处蒙起一片黄尘，飞沙走石滚了过来，淹没了人声人影……

醒过来时，刘和顺感到喘不过气来，身体像被掏空了一样，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做过这样的梦了，恍惚之间他又想起了以往上口外的岁月，于是睡意全无，缓过神后便披上衣服走出卧室，站在廊下慢慢回味……

正值子夜，星月交辉，万物沉寂，两公里外的卓力格图镇依稀闪着点点灯光，更显出夜的安宁与无边。夜潮潮的，似乎一把能攥出水来。无论何时何地，不经意间，故土月儿湾都会萦绕在他的脑海，他仿佛又隐约听到了那里的鸡鸣和狗叫，还有豆荚鼓胀、夜露滚落的声响。

“月儿湾啊，多少年了，我都忘不了，白天一想起来就心潮起伏，久久难以平复，晚上做梦常常梦到，梦里过去的人与事历历在目，仿佛不曾离开。虽然梦里如今的生活偶尔与在月儿湾时的生活会混在一起，人也会混杂，但都是现在的生活嫁接到那遥远的月儿湾里。”

刘和顺常常想起的月儿湾，是宁夏吉平县新川乡刘家坪大队的一个庄子，因地形似月牙而得名，湾里居住着二十几户人家。刘和顺还没搬离月儿湾的时候，月儿湾日子好过的和勤快的人家，一般都依黄土崖面挖两孔大窑，一孔做饭，一孔住人；也有一家一孔大窑的，做饭、住人在一起；偶有人家在院子的左边盖有一两间土坯房。月儿湾一年四季景色分明，夜晚那一弯高悬的明月令人销魂，中秋前后，便是仰望星空和赏月的最好时节。

“很快我又能回到日夜思念的月儿湾，与好兄弟汪克齐再叙上口外的‘光辉岁月’及‘夜走麦城’。”还是老伴张娜的呼叫声把刘和顺的思绪扯回了现实，他又一次深情地感叹：“老了，老了，看来真老了。”可他心里始终默默坚守着这样一个压箱底的信条：“人可以老去，回忆却永远年轻。”

此刻，京城街道上灯光闪烁，如梦如幻，车流如水，热闹喧嚣，西城区顺城街一幢高层居民楼上一扇窗户的灯刚刚熄灭。女主人王志琴

躺在床上，想着自己小说里的几个章节，还是不大满意，但她并不郁闷，明天就要踏上那片妹妹支教且自己又十分向往的土地，亲身感受那里的烂漫山花、淳朴民风 and 人间亲情，心里禁不住升起小小的冲动。她坚信此去回来，小说就会很快结稿，就能把这部承载着几代人迁徙情怀的作品出彩地展现给世人。

自新世纪以来，著名摄影人刘秀丽每年不止一次地跑到月儿湾，拍杏花，拍梯田，拍老庄子，寻找摄影的真谛。她曾建议外甥女王志琴也多去几趟，寻找她文学创作的灵根活水。小姨的建议与王志琴的想法不谋而合，姥爷一家三代由西海固搬迁到口外，他们不一样的人生经历，既是一段辛酸苦难的心路历程，更是丝绸古道上千千万万个从口里一路向西辗转口外的家庭，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恢宏史诗和壮阔移民画卷，给祖国边陲那片辽阔疆域的社会变革、经济发展、文化融合、民族团结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她一直想以姥爷上口外的故事为题材写部长篇小说，而诸多与月儿湾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情节，必须通过实地采访才可获得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但由于诸多原因，愿望未能实现。明天她将飞抵兰州，与姥爷、舅舅会合，一起去月儿湾，想起这些，她的心里有种难以言状的激动。

翌日，晴空万里，由博乐通往乌鲁木齐的宽阔高速公路上，一辆奥迪牌小轿车正飞快地行驶。道路两侧广袤的田野里，大面积的葡萄藤已经上架，缚蔓的彩带随风舞动。大片的棉田已喜现新苗，棉农们的身影在田间移动，正在精心护理一行行棉苗。坐在后排右侧的刘和顺，隔着车窗看着外面，时而笑容拂面，时而皱眉不展。老人面色红润，精神

饱满，穿一套宽松的藏蓝色缎料衣服，踏一双绵软的黑色方口粗布鞋，脚面处洁净的白袜清晰可见。车外晨光灿烂，车内温度适宜。坐在副驾位上的刘晓明略显局促，这次如果不是父亲刘和顺非要他一起回老家西海固，他是断然不会回去的，因为由他负责的克拉玛依那面的石油数据中心项目正在实施，他可抽不出时间来。

这时，车内响起轻盈悦耳的手机铃声，刘晓明有些不安，担心又是从克拉玛依打过来的，拿起手机，他的心才稍稍平静下来，电话是弟弟刘晓东打给父亲的。他转过身子，把手机递给了父亲：“大，是东东的电话。”

刘和顺像在梦中被人叫醒，从儿子手中接过电话：“就知道打电话。”老人话语中夹带着怨气，“让你和莎莎到兰州安心等着，老打电话干吗？”

“不是的，大，我老姨丁瑞芳刚打来电话，”电话里传来刘晓东轻声的回答，“她问我们与哈萨克斯坦和埃及客商合作的事情考虑得咋样了，您老不是一直担忧嘛，我是想听听您的意见，好给我老姨回个准话儿。”

“你老姨是咋说的？”刘和顺锁着眉头，显得犹豫。

“我老姨说她们已经定了。”

“先不要管我，”刘和顺显得有些不耐烦，“你说你是咋考虑的。”

“我的想法和当初一样，”刘晓东在电话里的声音清晰坚定，“就咱们现在的纺织品品质，应该说在市场上是数一数二的。况且，不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棉纺织企业，包括欧美的大企业、大集团，早已和咱们做过买卖，他们对咱们的产品和未来的发展都很有信心。我想咱们

要把握住大好时机，欢迎他们来投资，把纺织园再扩大，再增加产量，扩大出口。”

老人沉默了一小会儿，他确实不知道在这一刻给东东说个什么准话儿，也不想说个什么准话儿。“给你姨说，等我这次从老家回来了再做决定。”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刘和顺深知从口里老家西海固到口外，这些年来折腾的一件又一件不小的事情，都是父亲，还有儿子虎娃的早逝给他的勇气和力量，是和自己打断骨头连着筋的月儿湾给他做支撑，是老东家几代人多年积蓄倾囊相助激发了他的巨大热情。然而现在，他不想再折腾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很多时候，他只想静下心来，和家人聚在一起，只想有机会与几个老伙计、老“联手”聊聊天，平平静静地走完余生。

刘晓明从父亲手里接过手机，没敢多问一句，侧着身子目光极快地在父亲脸上扫了一下。他能感受到父亲心中的复杂，为了不让父亲过多地记挂这件事情，他有意识地问了司机小马一句：“快下高速了吧？”

“再有十几分钟。”司机小马利落地回答。

他和司机的对话一下子把老人从刚才的问题中引了出来，老人似乎不大相信这么快就要下高速了，疑惑地问：“再有十几分钟就下高速了？想当年这些路可要走整整两天的时间啊！”

“是啊，老爷子，”小马通过后视镜看了一眼刘和顺，呵呵笑着说，“用不了半个小时我们就到乌鲁木齐了。”

老人有些欣喜，又有些迟疑，想回月儿湾的心情是那样急迫，思量着到乌鲁木齐坐上飞机就快了。

1938年的冬天，坐落在“苦瘠甲于天下”的西海固怀抱中的月儿湾和周边任何一个村庄一样，显得贫瘠干枯。入冬以来没见一片雪花，到处光秃秃的，寒风像得了势，时不时在天地间肆虐穿行。这一夜，狂风又像猛兽一般呼啸，直到黎明才渐渐远去。依洞洞梁黄土而凿的一孔窑内，刘运飞第一个醒来，女人姚兰香和儿子满粮的鼾声香甜。他看了一下窑门上方砖块大的窑眼，墨色蠕动。过一阵儿天就会亮，该是起来的时候了，他这样想着，窸窸窣窣开始穿衣服，他要赶在村里其他人的前面到沟底的泉眼里去担水，正如一些多事人的戏言：“月儿湾的泉水，二十四小时都有人值班。”

刘运飞挑着一对木桶来到泉眼旁，蹲下身子用木舀子敲开泉眼上的薄冰，一舀子一舀子向桶里添满水。当他担着两桶水往回走的时候，听见马世文已经在喊自己儿子满粮了：“满粮儿——满粮儿——”隔得老远，他看见马世文腋下夹着个短把儿小方铲，双手筒在破棉袄的袖筒里抱在胸前，背着竹篾编的小背篋正站在他家院门前摇晃着身子，两脚不自然地在冰冷的地上跺着，嘴里哈出一股股白气。看见刘运飞担着水走来，马世文有些等不及地问：“满粮儿是不是还没有起来啊，叔？我冻得都快站不住了。”

“你起得够早啊，满粮瞌睡多，天天还要你叫。”刘运飞说着，正想催儿子几声，却听窑门吱扭响了一下，满粮揉着惺忪的睡眼从里面出来，小跑着在院子里背上和马世文背上差不多的小背篋，拿上小方铲

出了院门。

冬天起早拾各种动物粪便，已成为月儿湾男人们的习惯，也成为马世文、满粮两个孩子的习惯。呼吸着早间清冷的空气，将冻硬的粪像宝贝一样铲进背篋里，除了享受自己内心那种乐滋滋的感受外，还可以换来大人的赞许。八九岁的孩子，瞅什么都新鲜，他们无意中听大人们说“冬里的狗粪，地里的金”，就来了兴趣。天气入冬不久，他们就相约一大早起来，赶在大人前面去拾“金子”。

“哥，你来的时候没有碰见长安子？”满粮边走边说，“今几个他要是再和咱们抢粪，我可不饶他。”“还能少了他！”马世文说，“说不定这会儿他就躲在哪搭儿瞅咱们呢。”“长安子也太霸道了，”满粮说，“好像狗粪是他大拉的一样，我都忍几天了，再不想忍了。”

马世文将腋下的小方铲往紧里夹了夹，说：“他大张贵彪要是有那本事，怕早都能上天了，还能给人扛长工？”

他们说着话，眼睛不停地搜寻着，不放过每一个角落。或许因昨夜刮了场大风，一些人还赖在热炕上，一路上他们没有碰到几个拾粪的大人，这让他俩颇为欣喜。

正当两个娃娃乐悠悠地拐进月儿湾后塄的小树林时，前面的路被一个比他们身形壮实的少年挡住了，这少年不是别人，正是张贵彪的儿子张奎。他俩说的长安子，是张奎的小名。

“老子就晓得你们会到这搭儿来。”张奎凶神恶煞地横在路中间，两手叉腰，两条腿叉开挡在他们面前。他身上穿着的棉衣棉裤，不仅臃肿，而且脏兮兮的，一副邋遢样。

马世文一看就来了气，向前大跨一步，高声骂道：“你狗日的，

要咋呢？”

“这狗粪又不是你大拉的，你凭啥不叫我们拾？”满粮也帮起腔来。

“老子就是不让你们拾，能咋？”张奎说，“不服气来把老子逗一指头。”

一句话激怒了满粮和马世文，二人丢下背篋和小方铲，一个箭步冲了过去，三个少年为了一泡狗粪厮打在一起。

满粮的叫声尤为响亮：“今儿非要让你长安子把这狗屎吃了不可，反正你挡着不让我们拾，我就叫你晓得我们也不好欺负。”

满粮和马世文拉住张奎要给喂狗屎，张奎拼了命地反抗才得以逃脱，但身上的棉袄被撕烂了，脸上也被抓出了几道血痕。

因为这事儿，张奎他大张贵彪大为光火，不管三七二十一，去满粮和马世文家大闹了一番。

刘运飞平生第一次将宽厚的手掌扇在满粮的沟子上。他喝令儿子趴在炕沿上，把破棉裤脱到半腿，满粮软嫩的沟蛋子圆凸凸地露在外面，刘运飞抡起巴掌就打，啪，啪，啪。窑门被刘运飞从里面顶着，姚兰香进不去，在院里急得团团转，窑里每打一下，姚兰香的心上就像被深剜一刀，她趴在窑门号哭哀求着，让丈夫饶了儿子。

刘运飞厉声喝问满粮以后还敢不敢和别人家的娃娃打架，满粮不是战战兢兢，而是理直气壮地说：“只要他不挡我的路，我就不打。”实际上他还留下了话外音。

刘运飞真佩服儿子，自己的痛打没有换来他丝毫求饶，每一巴掌落下，满粮只是皱着眉头，紧闭牙关。自那事后，刘运飞便很少再打儿子，心里却默默自豪：“真是老虎不下狼儿子。”

与满粮不同的是马世文没有挨上父亲的打。马世文比较机灵，知道张贵彪会上他们家闹腾，那天就没敢回家，躲进了山沟里村上人挖的一个避雨洞内。他并不是怕父亲的巴掌，而是怕母亲因为护他和父亲闹别扭。直到深夜，整个山沟里被火把照得一片通红，人群呼喊着他的名字，马世文再也待不住了，才哆哆嗦嗦地从山洞里爬出来。父亲看见儿子，一场虚惊已让他没了发泄的力气，好歹是找到了，如果找不见的话，这么冷的天气，一晚上不冻成石头疙瘩，恐怕也要喂狼了。

马世文父亲眼噙泪花，拍打着儿子身上的土说：“你个瓜倌，事有事在，跑到山洞里干啥？”人群里有人笑着欺负说：“都是你老倌煞气硬，才把娃娃吓得跑山了。”

此刻，马世文父亲连忙向大家道谢：“各位大叔、大哥，真是远亲不如近邻啊！”看到全庄的人家都帮忙找孩子，他发自内心地说，“遇事了，还是庄里人亲靠啊，谢谢大家了。”

他领着儿子回家时，又略有所思地叹了一口气：“为了一泡狗粪，娃们——”话只说了一半，自己就失笑了。

多么美好的童年，一切竟是这般新奇，有探究不完的宝藏。童年像一首诗，能无尽地想象；童年像一幅画，可无穷地驰骋；童年更像是一场梦，悄悄地来，又悄无声息地去。但这些，都将随着岁月的流逝一去永不复返。改变满粮美好童年的，则是第二年初夏的一个夜晚。

父亲刘运飞最近很少在家，偶尔回来一次半次的大都是在深更半夜。

满粮根本不知道父亲神秘神秘地在干什么，他不止一次地问母亲，母亲只说父亲忙着在外面做生意。有一天深夜，刘运飞和姚兰香的低声

细语吵醒了满粮。满粮刚一睁眼就看到了煤油灯下的父亲身上血迹斑斑，他怔住了。

刘运飞对姚兰香说：“白面河这一仗我们损失惨重，弹药也耗尽了，全都打散了，听说头头儿都阵亡了。”姚兰香捂着胸口，脸色难看，一声接一声地叹气。

刘运飞一边脱着沾满血迹的衣裳，一边说：“我还砍了三个白狗子，也值了。眼下咱们得赶紧离开这儿，少露面。先到兰州城去，看看那里能不能做点啥小买卖，等后头有实力了，再设法上口外。”

刘运飞的爷爷刘西山早些年就带着弟弟刘西川跑出去与几个山西商人合伙走驼帮，来往于宁夏、甘肃、青海、内蒙古与新疆等地做生意，对口外天地的广袤、物产的丰富、百姓的好客非常感叹。刘运飞小的时候，爷爷常给他和父亲说，这吉平县的日子以后没啥过头了，就往口外走，那里天大地大，人好活，饭好吃。但爷爷后来因为患了肺病，没有办法再走驼帮，就停了生意，但直到去世的时候，都还念念不忘口外，说那里是养人的好地方。而他的弟弟刘西川最后在口外成了亲，定居到了那里再没有回来。

满粮听到这里，突然坐了起来，盯着刘运飞问：“大，你在哪搭儿砍白狗子了，咋不叫上我？”姚兰香狠狠瞪了儿子一眼，责备道：“大人的事娃娃家少插嘴，还不赶紧睡觉！”

满粮不自然地又缩回了被窝，眼睛扑闪扑闪地瞅着刘运飞和姚兰香。

“还让满粮睡啥啊睡，赶紧叫起来，收拾收拾就走。”刘运飞说。

姚兰香这才如梦方醒，催着儿子穿好衣服，又急急忙忙收拾窑里的东西，用一件破衣服包裹着什么。刘运飞将换下的血衣揉成团儿，出

门前塞进了炕眼门。满粮和姚兰香出院子时，刘运飞早已拉来了家里饲养的土黄色小毛驴等在外面。

第三天将晚，他们来到了青江驿客栈，天空格外幽蓝，远处的天空飘浮着朵朵白云。一队马帮正在客栈内收整他们的货物，西面的拴马场上，四匹高头大马正在咀嚼散落在地上的草料，不时打着响鼻。刘运飞在客栈登了住处，让姚兰香和儿子先去屋里歇息，他将小毛驴牵拴到桩上，以防马匹认生撕咬，这才长吁一口气，身上的乏气儿陡增。他坐在客栈院内的小石凳上，看着马帮里两个人忙活。这两个人脸色黧黑，形同铁铸，穿青灰色衣裳，上身穿对襟汗衫儿，腰里缠着带子，裤子看上去比上衣宽松许多，膝盖处顶了包，松弛的裆部像移巢的蜂群，裤管紧束，打着裹腿，脚穿一双麻绳打成的布底鞋，他们正在归整从马背上卸下的包裹，嘴里言语着，听口音像是宁夏川区人。

刘运飞凑了过去问：“老哥哥，你们这是往哪搭儿去？”

其中一个看了看，抹着额头上的汗，爱搭不理地说：“往吴忠去。”说罢转身朝另一个念叨：“这批货收得真费劲，大后天能赶到康瑞庄就不错了，要是再迟，丁老板肯定要收拾咱们。”

“唉，要不是在路上耽搁，我们早就到了，咋说呢，人算不如天算。”其中另一个应承着。刘运飞还想再问什么，见两人唉声叹气的样子，便收住了口。

隔了一阵子，马帮中的另一位好像看见了坐在近旁的刘运飞，才抬头问道：“你这是去哪儿？”

“我胡乱转着呢，”刘运飞说，“想去兰州。”

“这都啥年月了，不坐在家里，还带着老婆孩子去兰州啊！”那人

说着，一脸的惊恐和不安，“没听说吗？几个月前，几十架日本鬼子的飞机在兰州上空投下许多炸弹，炸死了好多人，兰州城里的人都往外跑呢。”

“听说了，可城里有亲戚，现在乡下活得难场，顺道儿看看。”刘运飞随口一说。

“哦，这乱哄哄的年月有你这样的亲戚，难得啊！”说完似有所思地忙自己的事了，不再搭理刘运飞。

虽听到兰州城遭日本飞机轰炸的事感到心里堵了起来，但刘运飞想想，眼下再也没个可去的地儿，兰州那地儿大，谋生活相对容易些，就领着娃娃妇人一路摸索着去了。

3

其实，兰州城里并不冷清，几个月来日本飞机再没有来过，从迎惠门到同济门的几条街道里，小商小贩吆喝着张罗生意，街上行人熙熙攘攘，各家店铺里顾客进进出出，依旧一派繁忙景象。

辗转到了兰州。刘运飞一家找到店房住下来，出门捱摸了两日，选定了炭市街一间临街的店面，房子并不大。房东中等身材，一身素色搭配的长袍马褂，看上去落落大方，每每说话，亮白的牙齿总显露出来。刘运飞不但中意于临街的那间店面，更看重房东朱光华的为人。第一次碰面，朱光华就毫不避讳地说了一番很受用的话：“如今这日子不太平，你先凑合着把生意做起来，把家安顿下来，房租的事儿后面再说，生意好了随便给上几个，不好就算了。”

刘运飞和姚兰香先是迟疑，朱光华一眼看出了他们心中的疑虑，

轻声笑着说：“眼下这情况，说不定小日本的飞机哪天又来了，年初的时候，日本的炸弹就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爆炸了。当时有个小伙子，双腿被炸飞了，原来租着我这间门面的小两口见那惨状，就歇了买卖回老家了。只要每天能睁开眼就是万幸，眼下最害人的是小日本，我收不收你们租金都无关紧要，大家互相帮衬，才能渡过难关。”

这样，刘运飞的“口里香”饭馆很快就开张了，经营面食和炒菜。因为本钱少，饭馆只摆放了三张方桌，六条长凳，置办了一把菜刀，一个炒勺，零星的碗筷漏勺也是边做生意边置办。姚兰香掌厨，刘运飞端茶送饭，迎来送往，满粮也没闲着，在后厨帮母亲拉拉风箱、择择菜叶、倒倒泔水。

炭市街是兰州静宁大街上的一条小街，加上被日本飞机轰炸过，街面相对僻静。刘运飞的饭馆营业之初，一天也进不来三五个人，光顾最多的就是房东朱光华。朱光华家底殷实，也做着买卖，他总是摇着蒲扇走进饭馆，吃完饭又摇着蒲扇离开。每次的饭钱却一个子儿不少，如数付给刘运飞。朱光华喜欢把话说在当面：“我吃饭，你们收钱，天经地义，该多少就多少，你们照价收，如果你们不收钱，我就不来这里吃饭了。再者，我来吃饭，也是帮着你们招揽生意。我认识的人不少，他们看见我在里面吃饭，自然也来尝鲜儿，日子长了，招引的人也就多起来了。但有两点，你们的饭菜可要质好量足，这卫生和服务也一定要搞好。你们的生意好了，我过炭市街，脚脖子也就有劲儿了。”

刘运飞两口子感念老天有眼，让他们碰到了朱光华这样的好人。在朱光华的帮助下，到“口里香”吃饭的人慢慢地多了起来。

朱光华膝下只有一个儿子，起名朱宝贵，今年正好十六岁。大多